

“透明的女性”系列“走向生命意义上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散文卷之一）

一个透明的女性大巴山寻根记



东方竹子 著

一个女子沿着自己的血脉潮流而上，
走入了自己生命深处的那片可可西里无人区，
去解生命中纵横纠葛着的祖宗的信息，
去解那个把爷叫爹、爸叫伯、妈叫姨、姐叫大……
家族史上永远的谜

一部探索女性的生命之作
一部普通人的家族史
一个女子沿河出走的心灵史
探索大巴山棚民历史纪实文学
透明的女性系列丛书

透明的激情

——一个透明的女性大巴山寻根记

东方竹子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一部探索女性的生命之作
一部普通人的家族史
一个女子沿河出走的心灵史

透明的
激情

东方竹子 著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人非人，物非物，风中来，雨中去，
来时真实去时空，似是红尘似蜃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透明的激情:一个透明的女性大巴山寻根记/东方竹子著. -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4

ISBN 7-80146-372-2

I . 透… II . 东… III . 记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693 号

书 名:透明的激情——一个透明的女性大巴山寻根记

著 者:东方竹子

责 编:向 飞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66051698 传真:66051713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本印张: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书 号:ISBN 7-80146-372-2/I·19

定 价:25.00 元



作者简介

东方竹子，又名毛竹、竹子、佚人。60年代出生于大巴山区一个倾斜的竹楼里，后随父母漂泊，在青海生活了二十多年。大学毕业获(数学)理学学士学位，80年代初开始发表数学论文，并热衷于歌曲的作词、作曲创作，有不少佳作问世。87年开始发表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其中《迷失在西部》等书深受读者喜爱。作者曾多次在全国性的音乐、文学大将赛中获奖。

作者现为《中国石油报》社记者，正在进行以“透明女性”为主题的系列创作。该系列作品堪称是一项探索现代女性生命意义的跨世纪工程，分为“走向地域意义上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散文卷和“走向生命意义上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小说卷)两大部分。《透明的激情》一书是“走向生命意义上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散文卷)之一。

本社隆重推出
东方竹子“透明的女性”三步曲



《透明的女性》

定价：28.00元



《透明的性感》

定价：26.80元



《透明的激情》

定价：25.00元

透明 的 爱

一个透明的女性大巴山寻根记

ISBN 7-80146-372-2



9 787801 463722 >

责任编辑：向 飞

封面设计：魏 明

环衬背景摄影：梁 群

ISBN 7-80146-372-2/I•19

定 价：25.00 元

作 者 序

这部书是根据毛氏家族人的真实命运，依据大巴山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创作出来的。在尊重历史的前题下对每个人的命运进行了再创作，具有“综合性”与“归纳性”，也即此爷爷非彼爷爷，此奶奶非彼奶奶，此二伯非彼二伯，此二伯娘非彼二伯娘……此倥儿非彼倥儿。毛竹郑重提醒读者：请勿对号入座。毛竹喜极随缘赠语：“但写真情与实境（心境），任其湮没与流传”，但她强调这句话括号中的“心境”二字。

这可真是：“人非人，物非物，风中来，雨中去，来时真实去时空，似是红尘似蜃都。”

目 录

前 言

楔 子 沿河出走

第一章 古金牛镇

独自上路 (30)

多年来，她一直想沿汉水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根。对的！
就是沿了汉水去寻找祖籍，那个叫武昌府金牛镇毛家铺的地方！
尽管它可能早已似楼兰古国一般消失在岁月的风尘中。就像沿着家族的血脉走进棚民的历史一般，去解那个把爷叫爹、爸叫伯、妈叫姨、姐叫大的家族史上永远的谜。

森森黑虾 (32)

当她无意中说出那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问询时，牛文明却大喊：“金牛镇？在黄石方向！我去采访过多次！那里的毛家把爷叫爹，爸叫伯，妈叫姨，姐叫大……”她整个的人竟愣在那里：尽管苦苦地觅寻这个地方，但又觉得这地方实则属于一种文化。总觉得金牛镇可能早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

朴向汉水 (36)

“是你吗？我的故乡河！是你吗？我的生命河！”

沙洲，静悄悄的。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流动的沙

——一个透明的女性大巴山寻根记

寻梦的激情

洲，犹如风回雪舞中潮流而上去寻找爱情的那个痴情女子的窈窕背影。

黄石方向.....(41)

清朝年间，在汉水入长江口有一个网坝，金牛的人常在那里寻找自家失去的亲人。只要听说有无名的死尸冲下来，金牛人总是去网坝辨认，金牛人总是有人顺水放排将遗体运回来掩埋。于是金牛镇就有了一个水竹园。

幽微灵乡.....(47)

那老太太头发髻上居然插着一朵白色的栀子花。“真是个老来俏！”这栀子花的清香弥漫在古老的小镇。她忽然想起妈妈常常说的话：“我的妈我的奶我的婆我的祖婆都喜欢在发髻上插一朵白色的栀子花，我的姐妹们喜欢在辫子上插一瓣子栀子花。

古金牛镇.....(52)

虬川河从金牛镇流向灵乡再流向那星罗棋布的梁子湖区。金牛镇东南不远就是鄱阳湖区，金牛镇的西南就是著名的洪湖、洞庭湖。那些星星一般多的湖多是古云梦泽的遗迹。这里是是中国的淡水湖最集中的地方。

毛家正保.....(58)

当年，每逢过年请汉剧团来金牛演出谁也请不来。汉剧团的人嫌金牛地方小，不来！年年来金牛镇唱戏的都是些“小草班”、“三凑班”。

一寻家谱.....(61)

抱起那三十多本足有几公斤重的家谱，她感到自己再一次整个地撼动了，泪水缓缓地涌出。难道通过这一大摞宣纸，她真的可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难道她真的可能知道她是谁？谁是她？难道这一摞宣纸真的可能通向远古？

金牛访古.....(68)

“毛老人家那首‘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中的‘武昌鱼’指的不是现在武昌的鱼而是原来武昌鄂城的鱼。也就是说‘武昌鱼’实际上是现在的‘鄂城鱼’”！

第二章 毛铺残碑

毛铺寻根.....(74)

她过去问，一连几个人都说自己姓毛，那些人脸上的鼻子眼睛都不怎么周正，仿佛一种神秘的扭曲，似乎一种微妙的痉挛，这是不是近亲结婚的结果？这些看起来没有一点生命活力的人也能叫毛家人吗？

二 寻家谱.....(82)

从残葬地看，紫阳的棚民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毛铺的棚民历史可追溯到南宋……她忽然陷入了另一种迷茫：如果这样追溯下去，她会有多少个祖，多少部棚民家族史：“沿河出走”？这些祖连成一串，将一直一直伸向远古那个洪荒世界。而在那一片混沌烟云中她是什么？什么是她？莫不是宇宙中的另一种知觉？

毛亨长哭.....(88)

是不是真正的毛家人都有一副诗骨，诗骨中层出云雨之气？这云雨之气穿越三千多年的历史生生不息，是不是从《诗经》中来？而棚民文化的神韵似乎就带着这样一股云雨之气。

祖的声浪.....(92)

晚上听啸，长啸短啸，忽远忽近。那是什么声音？在那高高的梁上，细细地听，居然分不清有多少层有多少种混合在一起，那么苍凉那么迷茫。那可是祖的魂在那里呼唤？

毛铺水库.....(95)

她把手伸进毛铺水库，唯有水无处不到地抚摸过她的祖生活的每一个地方，唯有水可把毛家的多少代孙女的信息传递到

——一个透明的女性大巴山寻根记

透明的激情

祖先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传递到祖先留下的每一个痕迹里。那泱泱之水里面重叠着祖先多少汗水多少泪水多少血水，收敛了多少祖先的气息？溶进了多少祖先的信息？

文睿 残碑.....(100)

望着这个残碑，她明白自己真正找到了毛家棚民沿河出走的源头，她明白自己寻到了棚民文化的元气之所在。她感到自己真的获得了沿河出走潮流而上的底气，那是一种博大的底气，带着一种悲壮。

第三章 “以武为昌”

古铜录山.....(107)

那些出露的裸木由于年代太久看起来似是惨白的白骨。而那些方向、高底、大小、形状均不同的坑道看起来真的似是万人坑中出露的累累白骨。那些“白骨”构成一张一张向不同的方向呼喊着呐喊着咆哮着喘息着的“嘴”。

遭遇大治.....(114)

她强迫自己不回去找，命令自己不回去找，可是无论怎样也控制不住自己想回去找的欲望。她想象自己如祖们离家出走一般一往无前永不回头。她预感若回大治自己会终落陷阱，会被那伙人撕裂成几瓣，可是她实在控制不住不回头去找，为了克制这个想回去找的愿望她浑身瑟瑟发抖。

“羊肠九曲”.....(122)

她有种直感：毛铺的祖先会沿着这个方向来看长江。因为鄂城是金牛镇到长江边最近的城市，因为祖的生命是属于长江的！无论如何他们离不开长江。

登望江亭.....(126)

听到有车声那么真切，却不知道从哪里传来。觉得奇怪，若是从长江的对面传来，长江那样宽，不会那样清晰。若是从山下传来，可望下去葱郁林木间就是长江，根本就没有路。难

道这车声是从梦中传来？她恍惚是听到了祖们在世上留下的车水马龙的声音，那么近又那么远，那么熟悉又那么飘渺。

鄂城寻祖.....(132)

她使劲裹了裹那单薄得不能再单薄的红裙子，大热的天感到不胜寒恻。她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换下身上的红裙子，那破了一个口子的红裙子，可是她身上只有几块钱。又是那一种被毁灭前的恐怖与慌乱，又是那种被消灭前的单薄与无助。

登黄鹤楼.....(140)

黄鹤楼一次次被毁又一次次重建，这种穿越1700多年的“固执”，是不是每一个朝代的“武昌人”为了怀念被迫离家出走的亲戚们重建？为什么偏偏是“黄鹤楼”而不是“白鹤楼”、“黑鹤楼”，这个“黄”是不是“昨日黄花”之“黄”？是不是“黄泉路漫漫”之“黄”？是不是“黄花岗”之“黄”？这分明是天机隐现！

第四章 漫漫蜀道

老河口市.....(148)

果然，那白色的水光中有灵光一闪一闪，朦胧而又神秘。那灵光挣扎着，一次比一次强烈，一次比一次辉煌，在短瞬间汇成一片。她真的看到那重重叠叠的山影，祖们那古铜色的脸庞，那裸露的肌腱，那虾般拉纤的身影，那隐现的绳索……

觅北蜀道.....(151)

“你知道大巴山的主峰神农架吗？神农架中有许多的白色动物：白熊猫、白狗熊、白麂子、白狼、白狐狸……我们在云山雾绕间神出鬼没，与神农架的白色动物浑然一体，常被山下猎人当成白色猎物打死……”

安康古城.....(159)

住在安康旅店中，那房子阴森森的，如同刚从深海中打捞出的沉船的客舱，带着若有若无的腥味儿。那墙上的水渍泥渍

足够 的 激情

大圈小圈，似乎凝着洪水中落水人的呼救声，让她毛骨悚然。

上 南 蜀 道 (166)

赤脚走上古老的大力滩栈道、白河栈道、人河栈道，用手抚摸那山岩上油亮的榫眼，那殷红的登脚石，她的脚掌如刀割般疼痛。一股股强大的泪流冲击着她的心鼓涨着她的身子。

襄 沪 铁 路 (170)

襄渝铁路陕西段是中国唯一一段遂道比路长的铁路。当年那些修襄渝铁路的铁道兵看起来都是些娃儿。那些娃儿们把脚上公家的鞋全拿来换柿饼、桃核吃了，干活时就打光脚片子。脚扎得出血。

祖 的 侠 拙 (177)

“北宋进士张平叔派家人送膳，众以其所食鱼匿于梁间。平叔怀疑鱼被自家女婢所窃，女婢委屈自径死。一日，虫自梁间掉下，验之，乃鱼烂虫出，原来，偷鱼是鼠所为之。平叔喟叹：‘积牍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赋诗云：‘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赋毕仙去。”平叔在紫阳洞修炼成紫阳真人。紫阳真人被称为道教南派的创始人。紫阳县县名就是因紫阳洞而得名。

棚 民 足 迹 (185)

望着那伶仃“瘦腿”半浸在水中半悬在石崖上，背着大小“背篓”的民居，那没有木绽，椽一律横挂，钉了横木条，用巴山石板放出的房顶，那身处在故乡的激情就扯痛了她。那些房子多似是一些溺水者扒住生死边崖那一瞬的定格？那房顶上的“鳞片”多像是一些漂泊者身上累累的伤痕？

第五章 紫阳山城

紫阳山城.....(191)

其它的记不清了，只记得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那样的山路上，爸爸边走边讲着六几年发生在这条路上的事情：一个人为抢十几元钱而杀了人，被杀人的尸体横在下边道口上；一个人为了抢一个红苕，被人打死在那个坡坡上；有一个人就在那个梁梁上，看着饿得倒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

巴山晨曲.....(198)

到1957年紫阳的棚民尚有45%左右住的是茅草房。直到1979年，国家30万扶贫费加上群帮队助，3年建房2.25万间，才基本上解决了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棚民”住房问题。那些房顶真是大巴山石板款款放上去的！那是不论谁去揭都可能随意揭开的呀！那每一块石板下似乎都有棚民祖先压下的谜底，那每一块石下似乎都有她的祖宗给她留下的信息。

山货码头.....(204)

紫阳县历来是川陕的重要通道，也是川陕鄂贸易经商水陆相通的码头。这里更准确地讲是一个山货特产交易的集散地。

“朱子之学”.....(213)

张伯母的眼睛已瞎。她觉得奇怪：为何大巴山的女人50岁以上的瞎了那么多？仅她的这个家族：奶奶、大姨、大伯妻、大舅第一任妻子……而一个小小的家族中能有几个女人呢？这是为什么？难道大巴山中有一个让美丽女人瞎眼的阴险魔鬼变幻着面孔出现？

大巴山人.....(217)

大舅的女婿说：“大巴山人在紫阳没得啥子名气，紫阳人没得几个人尿他，都喊他‘臭鼻子’！大巴山人在外名气大得很！那硬是叫做‘墙内开花墙外香’，也叫做‘背斗里种的蛇’

灵动的激情

脑壳（罂粟），屋里不香屋外香’！”

第六章 瓦房碑路

瓦房店镇.....(225)

瓦房店镇曾被称作“小汉口”，与武汉的“大汉口”遥相呼应，这宝塔被湖北棚民称作“小黄鹤楼”，与武汉的“大黄鹤楼”遥相呼应。据说这宝塔与明末清初湖北流民沿汉水出走前的黄鹤楼的形状一模一样。

瓦房碑路.....(229)

情不自禁地走进那巨大院落，细雨仍在飘飘洒洒，打在地面化为腾腾的白雾。从那两个建筑的中缝小巷钻进去又是一个方院，右手却是一个一个白色的拱形建筑，如同放成一长排的数个巨大的棺材，阴森森的，显得那般的庄重肃穆。莫不是进入一个古墓群？

觅泰山庙.....(236)

妈妈的话在她耳畔响起：“那些年，跑土匪，大巴山人抱了男婴跑，把女婴多甩在屋里。被土匪蹂躏了就蹂躏了，一个女婴哎，有啥子金贵，死了甩出去就是了，反正是个赔钱货！”

武昌会馆.....(242)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准备召开“国大”，只给紫阳县一个“国大代表”指标。紫阳选举结果是武昌同乡会会长吴毅臣选票最多，紫阳中学校长袁仲溪次之。当时紫阳县的刘县长认为袁仲溪的选票虽然没有吴毅臣多，但从声望学历看甚于吴毅臣，于是同意报袁仲溪为“国大代表”。吴毅臣挫败后去南京中山陵哭诉。并在《金陵日报》上登“自杀启事”抗议，在全国引起轰动，未果而归。

拱形巨墓.....(249)

“仰望高山兮，怀我故乡”。紫阳的这种乡愁文化不似台

湾的乡愁文化带出的不是一种颓丧之气，而是带出生生不息的底气，带着一种一往无前的创造力与毁灭力。如同是年轻的正在隆起的大巴山脉，带出一和贯通宇宙摧枯拉朽的青春之气。

第七章 高滩镇子

高滩镇子 (257)

她在想，就是在这里了，青山无数，掩埋着她的祖，她的祖的祖。她的毛家家族的祖坟成为这青山绿水间的一个又一个隐秘。她在想，就是在这里了，这片灵秀里，溶进了她的祖几多的泪水与汗水。她在想，就是在这里了，在这片葱郁中，溶进了她的祖几多的情感与愿望。

往事悠悠 (262)

毛明小到了陕西高级人民法院，给法官说自己的爸爸的案子，说着说着就哭了，那些人干笑干笑的。毛明小心里就发了一阵麻：“这些人啥门不听我说哎？被冤枉的人不是他们家里的人。”这样地想毛明小的心里就隐痛了起来，这一痛那些年所受的苦就一古脑儿涌上心头，毛明小百感交集抱成一团嚎啕大哭了起来。

扇形坟茔 (265)

四个坟，大小不一、坑凹不平、委委屈屈地爬在荒草乱石中，毛家那些年的悲剧命运就如扇子一般向她打开，带出那么一种浩浩云雨之气。一股强大的悲凉充溢在她的心头。

太祖悠然 (271)

1968年，她的堂二伯毛高济被拉到高桥斩杀后，毛高济的弟弟毛高苍也去请教太祖毛悠然：“尸收不收？”毛悠然推算了一会儿：“可以收！不收会臭，周围团转空气不好，娃儿们害怕，女人们恐怖。”

云雾山庄 (276)

“你去看那个老圪斗？”她回答说：“是的！”“那云雾山庄看起